

拉埃尔·耶吉异化理论的重构与反思

徐芊楠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0日

摘要

为回应异化概念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因本质主义批评而面临的理论困境, 拉埃尔·耶吉从现象学与实践哲学的视角重构了异化理论。本文运用文本分析与思想史考察的方法, 梳理耶吉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阐释。研究发现, 耶吉以“无关系的关系”重新界定异化, 将其理解为主体与自我、他人及世界之间关系结构的失效, 并以“领有”作为判断和克服异化的规范标准, 从而摆脱了对固定人性本质的依赖。同时, 她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具有本质主义倾向, 通过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 “类本质”更多体现为一种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尽管耶吉对马克思的理解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但其关系性重构拓展了异化理论的解释维度, 为理解当代主体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拉埃尔·耶吉, 异化, 马克思, 类本质

Re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n Rahel Jaeggi's Theory of Alienation

Qiannan Xu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Received: June 7, 2026; accepted: June 29, 2026; published: July 10, 2026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under the post-metaphysical condition, where i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accusations of essentialism, Rahel Jaeggi reconstructs alien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enomenolog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employs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llectual-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o examine the core content of Jaeggi'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her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Jaeggi redefines alienation as a "relation of relationlessness," understanding it as the failure of

relation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self, others, and the world. She further takes “appropriation” as the normative criterion for diagnosing and overcoming alienation, thereby avoiding reliance on a fixed conception of human essence. At the same time, Jaeggi argues that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contains an essentialist tendency. Howev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thought suggests that “species-being” should be understood primarily as a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mode of existence. Although Jaeggi’s interpretation of Marx remains open to further discussion, her relational reconstruction expands the explanatory scope of alienation theory and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subjectivity.

Keywords

Rahel Jaeggi, Alienation, Marx, Species-Be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耶吉重构异化理论的理论背景

(一) 异化理论的规范性危机

异化(Alienation)曾长期是现代社会批判的重要概念。从卢梭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批判，到黑格尔关于精神外化与自我实现的辩证分析，再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揭示，异化始终承担着揭示现代社会症候的重要理论功能。然而，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异化理论逐渐失去了其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并非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已经消失，而是因为异化概念本身遭遇了深刻的规范性危机。

传统异化理论之所以能够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往往建立在某种关于人的本质、真实性或理想存在状态的预设之上。无论是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构想，黑格尔关于伦理生活的设定，还是马克思关于自由自觉劳动的论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一种“应当如此”的存在状态作为评价现实的标准。因此，异化通常被理解为人与其真实本质或理想状态之间的分离。然而，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这种规范模式逐渐受到广泛质疑。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存在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普遍人性。如果不存在某种固定的人类本质，那么异化理论赖以成立的规范基础似乎也随之动摇。对于当代批判理论而言，一个核心问题由此产生：如果我们无法说明“人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又依据什么来判断某种社会状态是异化的？

与此同时，批判理论的发展重心逐渐由异化问题转向正义问题。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1]，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则更多围绕权利、平等与分配正义展开讨论。在这一过程中，意义感缺失、自我疏离以及生活失控等经验越来越被视为私人领域中的心理问题，而不再被理解为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问题。异化理论因此逐渐被边缘化。但在耶吉看来，这种边缘化并不意味着异化经验已经消失。相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空虚感、无意义感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疏离，恰恰表明异化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应当放弃异化理论，而是如何在摆脱本质主义预设的前提下重新确立异化批判的规范基础。

(二) 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马克思异化理论

在耶吉看来，传统异化理论所面临的规范性困境，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作为现代异化理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虽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其理论在规范基础上似乎

依赖于某种关于人的本质的预设。

耶吉的这一判断主要源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类本质”的论述。从文本表面看,这种判断并非毫无依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人 的类本质,并将异化劳动描述为人与其类本质相分离的状态。他指出,异化劳动“使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 p. 162)。正是这些表述使耶吉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实际上预设了一种关于“真正的人应当如何存在”的规范图景。既然异化被理解为偏离类本质,那么类本质本身便构成了判断异化的标准。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因为其理论预先设定了一种关于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规范尺度。从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理论结构面临明显困难。因为它意味着异化批判最终建立在一种无法得到普遍证明的人性观之上。如果不同主体对于人的本质具有不同理解,那么异化理论便难以获得普遍有效的规范基础。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耶吉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但其规范基础仍然带有本质主义色彩。对于她而言,如果异化理论要在当代继续发挥批判功能,就必须摆脱对于“类本质”以及类似概念的依赖。因此,耶吉的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否定异化理论本身,而在于如何保留异化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困境的解释能力,同时避免落入本质主义的理论困境。她开始尝试对异化概念进行重新建构,并由此发展出以“无关系的关系”和“领有”为核心范畴的关系性异化理论。

2. 耶吉异化理论的重构

(一) “无关系的关系”: 异化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批判传统异化理论规范基础的同时,耶吉并未放弃异化概念本身。相反,她认为异化仍然是理解现代社会主体困境的重要理论工具。因此,她试图摆脱传统异化理论对于“人的本质”的依赖,重新界定异化概念,并建立一种关系性的异化理论。

在对异化概念进行重构的过程中,耶吉提出以“无关系的关系”来界定异化的基本内涵。她指出,异化不仅意味着冷漠、内部分裂以及对世界的疏离感,更表现为主体面对自身及其所处世界时所体验到的无力感和失控感([3], p. 4)。她转而从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构出发重新思考异化问题,并将其概括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这一表述看似矛盾,却构成其异化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传统理解中,异化通常意味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或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断裂。然而,耶吉认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异化主体并非完全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相反,他们始终处于各种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之中。人们仍然工作、消费、交往和生活,也依然承担家庭成员、职业劳动者以及社会公民等各种社会角色。因此,异化的问题并不在于关系的缺失,而在于关系的失效。所谓“无关系的关系”,指的是主体虽然与自我、他人以及世界保持联系,却无法以积极的方式理解、认同和掌握这些关系([3], p. 3)。个体虽然参与某种实践活动,但却无法将其体验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动;虽然承担某种社会角色,却难以在其中获得认同感和意义感;虽然置身于既有社会关系之中,却始终感到自己与周围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在这一意义上,异化并不是一种关系真空,而是一种受损的关系状态。

为了说明这一点,耶吉借助大量日常生活经验展开分析。她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并不总是表现为激烈的社会冲突或明显的压迫关系,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持续性的疏离感和失控感。例如,一个人可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却逐渐感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被某种外在力量所支配;他完成各种社会期待的任务,却无法从中获得真正的满足感和认同感。此时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体已经脱离社会,而在于其所从事的活动不再被体验为“自己的”活动。与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出发理解异化不同,耶吉更加强调主体与世界关系的整体结构。异化因此不再被理解为偏离某种既定的人类本质,而被理解为主体与世界之间积极关联能力的受损。这种转变使异化理论摆脱了对于固定人性预设的依赖,同

时也扩大了异化理论的解释范围,使其能够分析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意义危机、身份焦虑以及生活失控等现象。

(二) “领有”作为克服异化的实践路径

如果说“无关系的关系”回答的是异化是什么的问题,那么“领有”(Aneignung)则回答了异化为何成为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异化的问题。

在耶吉看来,仅仅说明某种关系处于失效状态并不足以构成批判。异化理论要想成立,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是合理的,以及为什么关系失效值得批判。因此,在重新界定异化概念之后,她进一步提出“领有”概念作为异化理论新的规范基础。耶吉所说的领有并非日常意义上的占有、控制或支配,而是一种实践性的关系形式。主体通过理解、吸收和转化外部世界的内容,使其逐渐成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便构成领有。正如耶吉所指出的,领有“指的是与自我和世界的实践关系的完整概念”([3], p. 62),其核心在于主体能够将自身的行动、经验以及生活内容理解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对于耶吉而言,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关系的缺失或断裂,而是关系实现过程的失败。异化作为对个人各种关系的干扰,关系到主体与自我、他人以及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也即关系到领有过程能否顺利实现。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异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完整的、受损的关系状态,它既表现为人与世界的疏离,也表现为主体与自身的隔阂[4]。正如耶吉所指出的,异化“可以理解为一种扭曲的领有关系:异化就是阻碍人们领有世界与自我”([3], p. 258)。因此,异化并非意味着主体脱离了一切社会联系,而是意味着主体失去了将这些联系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生活关系的能力。当个体在其参与的社会实践中无法理解、认同并主导自身生活时,主体与自我之间便会形成一种“被扰乱的关系”[5]。当个体无法理解自身行动的意义,无法认同自身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无法将自身生活经验整合进稳定的自我理解之中时,领有过程便遭遇阻碍,异化也由此产生。

从思想来源来看,领有概念明显受到黑格尔对象化理论的影响。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并不是一个预先完成的实体,而是在不断对象化自身并重新返回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力量外化于世界之中,同时又在与对象世界的互动过程中重新认识和塑造自身。耶吉继承了这一思路,认为主体与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关系,自我恰恰是在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领有并不意味着消除世界的异质性,也不意味着将世界完全纳入主体控制之下。相反,它强调主体在保持差异性的前提下与世界建立积极联系。主体既需要开放地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也需要通过反思和实践将这些内容转化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当这种双向过程得以实现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被体验为真正属于自己的关系。由此可见,领有并不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单向占有,而是一种双向生成的实践过程。主体既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塑造自身,也通过不断反思和转化外部经验,使世界成为“属于自己”的世界。异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正是因为这一过程发生了中断或扭曲,从而使主体失去了积极参与和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

通过“无关系的关系”与“领有”两个核心概念,耶吉试图表明,异化理论并不必然依赖关于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预设,而可以建立在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实践结构之中。由此,异化批判的根据不再来自“人是什么”,而来自主体能否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和塑造自身生活。这种重构不仅回应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对于本质主义的批评,也为异化理论重新介入当代社会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

3. 耶吉异化理论的评价与反思

(一)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实践论意涵

耶吉之所以将马克思异化理论理解为具有本质主义倾向,与其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本质”概念的理解密切相关。在她看来,马克思将异化界定为人与其类本质相分离的状态,这意味着异

化批判预设了某种关于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规范图景。然而,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置于其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加以考察, 这种解释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先验实体, 而是随着其思想的发展, 逐步强调人的存在方式是在现实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最早集中呈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其中“类本质”是理解其早期异化理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强调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 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这里所说的“自由自觉活动”, 并非一种脱离现实历史条件的先验人性标准, 而更多体现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实践能力。人之所以成为人, 并不在于拥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 而在于能够通过劳动不断创造自身的生活条件, 并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塑造自身。因此,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更应理解为一种关于人的实践能力及其发展可能性的表达, 而非一套静态、封闭的人性规范。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马克思将异化理解为人的实践能力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受到压抑和扭曲的状态。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指向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对象化自身, 并在与自然和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能力[6]。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 也并非因为现实偏离了某种抽象的人性蓝图, 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人的实践活动丧失自主性, 使原本应当成为主体自我实现方式的对象化活动转化为反过来支配主体的异己力量。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仍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 对人的实践活动尚未完全置于具体历史社会关系中加以理解, 其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也保留着一定的抽象性色彩, 但这种思考已经将人的本质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并为其后续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 p. 501) 这一经典论断彻底告别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抽象的“类本质”叙事, 表明人的本质并非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实体, 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存在方式。人并不是先拥有某种固定本质然后进入社会生活, 相反, 人的能力、需要以及自我理解恰恰是在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说, 人的本质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生成性特征, 新唯物主义由此建立起从现实社会关系理解人的全新阐释路径。《提纲》从哲学层面完成了对抽象人本主义的超越, 这一立足实践与社会关系剖析人的理论思路, 在《资本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几乎不再使用带有早期人本主义色彩的“类本质”这一术语, 而是通过商品拜物教、资本增殖逻辑和物化关系的分析, 揭示资本主义如何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并使人的实践活动服从于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7]。此时的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主体偏离自身抽象类本质, 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结构性结果: 人的劳动、社会关系以及全部生活过程被纳入资本运动之中, 原本由人创造的社会力量获得相对独立性, 并以客观力量的形式支配人的现实生活。由此,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批判重心也从早期对人的实践能力受阻的关注, 进一步发展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支配机制的系统批判。

耶吉将“类本质”理解为一种本质主义概念,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她抓住了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某些人本主义表述, 却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后来逐步形成的实践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规范基础与其说是一种固定的人性观, 不如说是一种关于人的实践能力及其社会实现条件的批判理论。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耶吉的问题意识缺乏合理性。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 传统异化理论所依赖的规范基础确实面临新的理论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耶吉试图摆脱对预设人性的诉诸, 从主体与世界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异化, 并重新思考异化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便其对马克思的理解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这种理论重构本身仍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二) 耶吉重构异化理论的理论意义

尽管耶吉对马克思“类本质”的理解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其理论工作的价值并不能仅仅以文本解释是否准确来衡量。耶吉所面对的理论处境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关于人的本质、真实性以及理想生活形式的讨论普遍受到质疑，异化理论也因其被认为依赖本质主义预设而逐渐失去理论影响力。然而，意义感丧失、自我疏离、身份焦虑以及生活失控等现象却持续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经验事实。面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耶吉试图摆脱对固定人性预设的诉诸，以“无关系的关系”重新界定异化，并通过“领有”概念重建主体与世界的积极关系。由此，异化不再被理解为偏离某种既定本质，而被界定为主体无法积极理解、认同和塑造自身生活的状态。

这一重构意味着异化理论研究重心的重要转移。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结构出发揭示异化的社会根源，耶吉则进一步将异化分析扩展到主体与世界关系的经验维度，使异化理论能够解释意义危机、角色僵化、自我失控等现代生活中的具体经验，并进一步发展出生活形式批判理论。与此同时，这种转向也带来一定限度。由于将关注重点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向关系结构分析，耶吉增强异化理论经验解释力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马克思异化理论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异化问题因此更多表现为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失调，而较少涉及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系统性地生产这种失调。

尽管如此，这种理论转向并不意味着耶吉的重构失去了批判意义。耶吉对马克思的阐释既不能简单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复原，也不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文本层面的偏离。更重要的是，她推动异化批判从劳动领域扩展至生活世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延伸至人与世界关系的考察。虽然其理论重构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正是通过“无关系的关系”“领有”等概念，耶吉为异化理论提供了新的规范性表达，使这一经典批判概念重新获得回应当代主体困境与意义危机的理论活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耶吉不仅推动了异化理论的当代发展，也为重新思考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现实意义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2卷[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德)拉埃尔·耶吉. 异化[M]. 田毅松, 凤秀林,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 [4] Allen, A. and Mendieta, E. (2018) From Alienation to Forms of Life: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ahel Jaeggi. Penn State Press. <https://doi.org/10.5325/jj.22247098>
- [5] 韩秋红, 郭阳. 生活形式批判视域下的异化新论[J]. 理论探讨, 2025(4): 141-149.
- [6] 罗譞. 本质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重思异化理论的方法论潜能[J]. 理论月刊, 2024(2): 34-41.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